

## 《楚辞》解诂五则

杨新勋

**摘要：**《楚辞》历来难懂，很多地方至今未有确解。本文选取《离骚》的“中情”、“民生”、“岂瑾美之能当”、“折琼枝以为羞”和《九章》的“惜诵”、“惜往日”，在前哲时贤的基础上加以考订，作较为深入的探讨、分析，从而给出了新的解诂。

**关键词：**中情；民生；瑾美；羞；惜诵

**中图分类号：**I222.3

**文献标识码：**A

**文章编号：**1009-1017(2009)02-0021-03

《楚辞》历代都有许多学者为之作注，这为后人的阅读提供了便利。但是，《楚辞》中仍有许多地方难以确解，这严重地影响着今天的《楚辞》研究。笔者近年讲授《楚辞》，也时常为其中的疑难所困扰，遂对其中几处地方加以考订，撰成此文，敬请读者方家是正。

### 一、中情

《离骚》：“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，反信谗而齀怒”，“众不可户说兮，孰云察余之中情”。王逸于前作“忠信之情”解，于后无说；今人多解作“情感”，也有解作“内心”者，均不确。

杨按：“情”古本有实、实情之意，《左传·哀公八年》：“叔孙辄对曰：‘鲁有名而无情，伐之必得志焉。’”杜预注：“有大国名，无情实。”

《战国策·秦策》：“道远，臣不得复过矣，请谒事情。”高诱注：“情，实也。”《礼记·大学》：“无情者不得尽其辞。”郑玄注：“情，犹实也。”虽然，《楚辞》中的“情”有时可作“情感”解；但联系《离骚》下文“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，长顼颔亦何伤”、“不吾知其亦已兮，苟余情其信芳”、“世幽昧以眩曜兮，孰云察余之善恶”、“苟中情其好修兮，又何必用夫行媒”以及《思美人》“情与质信可保兮，羌蔽蔽而闻章”等语来看，尤其是考虑到这两处的文意，“情”作“实”解为长。《说

文》：“中，内也。”“中情”指内在之实，即诗人真实的思想、行为，此正可“察”。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察，审也。”贾谊《新书·道术篇》：“纤微皆审谓之察。”可见，正是楚怀王听信谗言后，没有弄明事实，更不顾及屈原竭诚输忠之实，迅速<sup>①</sup>发怒，引起了诗人“不察中情”的浩叹；而此正可从《惜往日》“心纯庞而不泄兮，遭谗人而嫉之。君含怒而待臣兮，不清澈其然否”语中找到印证。我们甚至可以说“中情”可能隐含屈原因为造宪令不与上官大夫，而遭受到谗言诬陷之委曲。可见，对屈原来讲澄清政治事件的隐曲更重要，楚怀王能否察清事实的真相和屈原的忠实品行才是问题的关键，问题并不在于怀王考虑不考虑屈原的内心感情。

### 二、民生

《离骚》：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”于此，《文选》、唐写本“民”作“人”，当避太宗讳所改。王逸以“万民”释“民生”，云：“言己自伤所行不合于世，将效彭咸沉身于渊，乃太息长悲，哀念万民受命而生，遭遇多难，以陨其身。”此释今人多有从者。然此解实属望文生训且烦言歧出，未免似是而非。

杨按：宋周密《齐东野语》以“艰”、“替”韵不协，疑此二句误倒；姚鼐《古文辞类纂》亦袭之，并认为“涕”、“替”韵协；今人黄灵庚先生是之。可见，“民生多艰”正“太息掩涕”之因由。

**收稿日期：**2008-11-30

**作者简介：**杨新勋（1971-），山东惠民人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，文学博士，主要研究宋代经学与文献学。

<sup>①</sup>“齀”，今人多从戴震读为“憖”，怒也，将“憖怒”释为盛怒，非是；当从王逸“齀，疾也”之训，迅速意，参拙文《说“齐速”》，《文献》2007年第3期。

由此，则将“民生”释为“万民”于上下文无著，殊突兀，而王逸之解寔缭绕迂曲，恐非是。有鉴于此，蒋骥云：“民，人也，原自谓，下‘民心’同。”<sup>①</sup>甚是。惜蒋骥没有论证，不为后人所取，以下申论之。今人赵逵夫认为“此处及下文‘终不察夫民心’、‘民好恶其不同兮’等‘民’皆泛指‘人’”<sup>②</sup>，指出《离骚》中“民”多作“人”字解，甚是；但以此为“泛指”则功亏一篑。民、人古义通，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”，孔颖达疏：“民者，人也。”作为一个名词，民、人均即可泛指，也可特指，视文意、用法而定，如《离骚》上文“虽不周于今之人兮，愿依彭咸之遗则”之“人”、下文“民好恶其不同兮，惟此党人其独异”之“民”并泛指，《离骚》中还常用“众”、“世”等词泛指人。而自《离骚》全文看，其泛指多为诗人的对立面，实无“哀伤”之必要；则此“民”或“人”正可作特指解，即指具体的一个人——诗人自己，即诗人哀叹自己一生怎么有那么多艰难坎坷，以致于叹息流泪。可见，“民生”即“人生”，特指诗人的一生。正如今人慨叹“人生如梦”一样，表面泛指、概括，实则只是感喟自己而已。诗人以此自谓，似有客观、深沉、含蓄、隽永的意味。当然，这种用法并非孤立，如《远游》有“惟天地之无穷兮，哀人生之常勤”，其“人生”正指自己一生，今人于此一般无歧解。洪兴祖《补注》于《离骚》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下云“《远游》曰‘哀民生之常勤’，与此意同”，则正反映了《远游》之“民生”即“人生”。事实上，正如蒋骥所云，赵逵夫先生指出的“终不察夫民心”的“民”也并非泛指，而是“余”字的一种替换形式，其用法正同“民生”之“民”。“民心”即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之“余心”<sup>③</sup>，是此心不为楚怀王省察，才令诗人生“怨”，自然也不是王逸所云的漫无边际的“万民善恶之心”。

### 三、岂理美之能当

《离骚》：“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，岂理美之能当。”王逸：“理，美玉也。《相玉书》言：‘理大六寸，其耀自照。’言时人无能知臧否，观众草尚不能别其香臭，岂当知玉之美恶乎？”五臣：“岂

能辨玉之臧否而当之乎？玉喻忠直。”朱熹：“言时人观草木尚不能别其香臭，岂能知玉之美恶所当乎？”均以玉释“理”，然于“能当”却颇难安置，王逸、五臣、朱熹之盾置均不能令人释然。于是，今颇有人以“程”易“理”以求意顺者。

杨按：此处作“理”是，同“珽”。“理”、“珽”二字均从“壬”得声，同属耕韵，同音。“珽”字古书常见，《说文》：“珽，大圭，长三尺，抒上，终葵首。”珽即古代王公大夫所持的玉笏。《说文》无“理”，“理”字以见于《离骚》此处为早，因《相玉书》之释产生不同于“珽”之说。事实上，这是一种误解。虽然《相玉书》已佚，但《周礼·考工记·玉人》郑玄注恰引到《相玉书》这句话，作“珽玉六寸，明自炤”，对此，孔颖达疏：“谓于三尺圭上除六寸，之下两畔杀去之，使以上为椎头。言‘六寸’，据上不杀者而言。……引之者，证大圭者为终葵六寸以下抒之也。”可见，“三尺”是总体言，为“大圭”；“六寸”是椎头言，为“珽”或“理”。“理”即“珽”，异文。对此，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旁证：《仪礼·士丧礼》郑玄注：“天子搢理”，《经典释文》：“理，一作珽。”《礼记·玉藻》《释文》：“珽，本作理。”《集韵·迥韵》：“珽，《说文》：‘大圭，长三尺，抒上，终葵首。’或作理。”可见，“珽”、“理”自东汉至唐宋仍无别。孔颖达于此对“明自炤”的疏解对于理解“能当”也提供了帮助：“明自炤者，玉体瑜不掩瑕，瑕不掩瑜，善恶露见，是其忠实，君子于玉比德焉。”可见，王公大夫执笏有警醒、标榜的意味，珽喻含君子有自知之明和光明磊落之意，屈原此语的意思是：“党人观察草木都不能得其实，又怎么能成为有‘自照’美德的理玉呢？”即混淆是非的党人成不了合格之臣，正结语“国无人莫我知兮”、“既莫足为美政兮”之所指。

### 四、羞

《离骚》：“折琼枝以为羞兮，精琼靡以为粦。”王逸：“羞，脯。”洪兴祖：“羞、脩，二物也，见《周礼》。羞致滋味，脩，则脯也。王逸、五臣以羞为脩，误矣。”后人多承洪注，今人多将此“羞”字解作“菜肴”或“珍贵食品”，不确。

杨按：“羞”字本义为进献，《说文》：“羞，进献也。”朱熹《楚辞集注》作进献解不为无据。

“羞”又古常用指精美的食品，此为洪兴祖和后人所本。然此二解均与此处文意不合。“粦”为干粮，

<sup>①</sup>蒋骥《山带阁注楚辞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37页。

<sup>②</sup>赵逵夫《屈骚探幽》，巴蜀书社，2004年，第262页。

<sup>③</sup>周拱辰《离骚拾细》于此云：“此‘民’字乃屈原自谓。”

《尔雅》：“粳，粮也”，“粮，穀也。”《说文新附》：“粳，食米也。”此正琼糜所象。“羞”应与“粳”相对，不应作泛指，使“琼枝”无著，王逸所解提供了线索。《说文》：“脩，脯也。从肉，攸声。”“脯，干肉也。”“攸”有长意（攸声之字多有长意），故《正字通》：“脩，肉条割而干之也。”因此而可束为“束脩”。此“脩”之条形与“琼枝”外形相似，正诗人所借用以喻；而“脩”之干肉，正与“粳”之干粮相对为文，此处以“脩”解“羞”意胜。王逸注解明显合于《说文》，黄灵庚先生认为“羞、脩古字通用。……则逸说未可移易”<sup>①</sup>，余以为“羞、脩古字通用”之说不实，古人此二字多有别，只是《离骚》此处“羞”字或本作“脩”字，或通“脩”字而已。

## 五、惜诵、惜往日

《九章·惜诵》：“惜诵以致愍兮，发愤以抒情”。王逸：“惜，贪也。诵，论也。致，至也。愍，病也。言己贪忠信之道，可以安君。论之于心，诵之于口，至于身以疲病，而不能忘。”《说文》：“惜，痛也。”“惜”的本义是哀伤、痛惜，由此引申为爱惜、珍惜，吝惜、贪恋是在此基础上的辗转引申，《玉篇》：“惜，吝也，贪也。”王逸将“惜”作“贪”解并非无据，但他解“惜诵”却颇缭绕，因而并不被后人认可。如洪兴祖：“惜诵者，惜其君而诵之也。”朱熹：“惜者，爱而有忍之意。诵，言也。……言始者爱惜其言，忍而不发，以致极其忧愍之心，至于不得已而后发愤以抒其情。”王夫之：“惜，爱也。诵，诵读古训以致谏也。……言己爱君而述古训以致谏。”今人多有以“痛”解“惜”者。均不同于王注。

杨按：很明显，将“惜”解为贪或爱，殊牵强，需增字为训方能得通，而以“痛”解“惜”则与“愍”重复，显系不妥。故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徐仁甫云：“‘惜’当为‘昔’之形增（或因‘惜往日’而误）。”“‘诵’是谏的一种……谓昔日谏君以致愍也。”<sup>②</sup>徐解“惜诵”当是，但于“惜”并未展开，失之过简，今人多不从，如黄灵庚先生于其《楚辞章句疏证》认为徐解“失之”，甚为可惜也，以下申论之。从文字学上看，“惜”字后起，“昔”当“惜”之初文，楚简中多有以“昔”为“惜”字者。

《楚辞》屈作有多处以“昔”开首的句子，如《离骚》“昔三后之纯粹兮，固众芳之所在”，《惜诵》“昔余梦登天兮，魂中道而无杭”，《抽思》“昔君与我诚言兮，曰黄昏以为期”等，由于意思比较明朗，用字固定；而《惜诵》、《惜往日》两篇开首句子意思往往被误解，遂出现“惜”字。和徐仁甫认为“惜诵”之“惜”字“或因‘惜往日’而误”不同，我们认为“惜往日”之“惜”亦是“昔”字，我们正可借此窥出“惜诵”之“惜”字。《惜往日》：“惜往日之曾信兮，受命诏以昭诗。奉先功以照下兮，明法度之嫌疑。”此“惜”若作痛惜解，则突兀不贯，且于下文无著；可见，此“惜”只能解为“昔”。此处，“昔”与“往”同义连用，属《楚辞》常格，即汤炳正先生所云之“联迭”。而此“惜”作“昔”也可从王逸“先时见任，身亲近也”的注解中找到印证，此字则必不作“惜”字矣。日人小南一郎认为此处注释当为王逸以前的古注，这说明此字在汉代作“昔”字，至王逸时仍没有变化，“惜”字当为后人更改。《惜诵》“惜诵以致愍兮，发愤以抒情”以及下文所言实与《惜往日》类似，都是阐明自己过去事君尽职、光明磊落，王夫之曾云：“此章追述进谏之本末，言己之所言，无愧于幽明，冀君之见谅，而终不见用者……”可见，虽然诗人痛惜之情溢于言表，但并没有表现在文字上：其行文实属客观叙述，此“惜”字正“昔”字，是诗人追述往日的惯语，“诵以致愍”、“发愤以抒情”正昔日之举。对于徐仁甫以“谏”释“诵”，惠士奇曾云：“诵者，为王诵之。《韩非子·难言》：‘时称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道法往古，则见以为诵。’《楚辞》有《惜诵》……”可见，诵确与谏相类，是屈原的一种政治活动，因此导致坎坷，他曾申诉过、表白过，下文即一如《离骚》为内心之表白，掷地有声。

### New Explanation About Five Phrases of *Chuci* YANG Xin-xun

(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 
Normal University, Nanjing, 210097 China)

**Abstract:** It'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*Chuci*, and there are not exact explications to some parts of it today. Based on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' achievements, I just want to present new explanation for five parts those I selected from *Lisao* and *Jiuzhang*.

**Key words:** Zhongqing; Minsheng; Chengmei; Xiu; Xisong

(责任编辑：刘兵)

<sup>①</sup>黄灵庚《楚辞章句疏证》，第501页。

<sup>②</sup>徐仁甫《古诗别解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34页。